

喝粥过日

王志兰

农家小院里,井水泼洒过了,一锅凉粥漾在木盆里。八仙桌上,小菜三四个:青椒炒笋干、炒冬瓜皮、韭菜炒鸡蛋、豆腐乳……

父亲踏着夕阳进院,将锄头靠在门口。母亲拿出蓝边碗,舀好凉粥,我们欢悦地爬上桌。

父亲照例要倒上半碗黄酒,端坐上横头。父亲温柔的眼神拂过我们,咧开嘴嘿嘿一笑。这一刻,我们的脸颊次第开花。

争先恐后地,我们三个孩子端起凉粥,“呼——”一大口,凉爽又甜香。

这粥,特别。母亲用糯米烧的,用井水冰着的。这一天,是妈妈和姐姐的生日!

全家人都过生日,今天可以在凉粥里加红糖,甜甜的。孩子们喜欢,爸妈不喜欢甜。

糯米烧粥,放凉了,喝起来那真叫一个爽!再配些喜爱的小菜,吃个两大碗,那是必须的。

这样喝粥的欢乐场景,三十多年前的事了,却历历在目。那份安静与欢欣依旧藏在心底,慰藉着心魄。

这个夏天,我也喝了好多凉粥。小菜好准备:番薯杆、马苋菜、

野芝麻、豆腐干、咸鸭蛋……甚至西瓜皮、冬瓜皮,也都是菜!太多了,随便一捣鼓,粥就有菜配。

不光做白粥,还有绿豆粥、南瓜粥、小米粥……粥喝下去,心头滋润,满足!夏天的燥热似乎都被压在这一碗凉粥里了。

然而,喝粥过日,在我的记忆里却是有些不适意的。

那时,我们年少,长身体,胃口大,每餐都想吃三大碗饭。喝粥呀,清汤寡水的,肚子委实有意见。

父亲最怕喝粥。一看母亲烧粥,父亲的脸就拉下来,失了笑意。

母亲说,就这点粮食,能喝上粥就不错了。母亲的脸上有笑,心头却全是愁。

父亲无语。其实,是父亲心疼我们三个孩子吃不饱。而且父亲怕喝粥是有心理阴影的,他的前半生基本没有吃饱过。父亲尤怕甜菜、卷心菜什么的,所以这些菜,父亲种也懒得种。

喝粥也有趣事。红烧肉配粥最有滋味,最是奇葩。夹起一块红烧肉,放进嘴巴,感到有点油腻,就呼呼一口热粥,顿时化解油腻,舌头欢快,肚皮舒服。

母亲会做一锅拿手粥——猪

肉骨头粥,我们爱吃。其做法简单:将带肉猪骨头切块后稍稍用盐腌制半小时,将米洗净。然后将米、骨头放入铁锅,加入适量的清水,点火开烧。大火烧开后,再文火慢慢煮,待米粒开花,就可以停止烧火,盖锅五分钟。拿出大碗,舀进骨头粥,雪白滋润,清香扑鼻,顿有食欲。不用菜,就开吃,味道纯。如果你重口味,可以就着小菜吃,小菜味道淡些好。

后来,当我的孩子感冒或没有胃口时,我就烧猪肉骨头粥,吃得他脸有阳光,似乎瞬间好起来。每每此时,我就特别感谢妈妈传给我的这一碗粥。妈妈的骨头粥,就是香,回味起来,就是家的味道。

喝粥是积极向上,是健康生活。那些物质匮乏的时日,“瓜菜半年粮”,喝番薯粥,喝玉米粥,都是常态。喝粥,是一种量入为出、战胜困难的乐观与态度。

现在,物质丰富的时代,城里有专门的粥店,你跑进去一瞧,品种繁杂,眼花缭乱,喝粥更是人们对于绿色生活的追求。

喝粥过日,挺好的!平淡,朴素,我喜欢!

风从蔗林来

林茵

你吹过四百年前的那朵云
仿佛才刚刚路过
她降下的甘霖
滋润我心

四百年的沧桑
不管你穿上什么衣裳
换了什么肤色
青皮,翠绿,鲜红

紫黑,脆皮,花色
那挺立的姿势没变

即便有时低头
我从风中听闻你
胸腔中激情的心跳
那血液中的良善
一如四百年前的
甘甜

重阳菊花开

魏亮

初识菊花,还是童年时代,跟奶奶生活在乡下。秋天里,路边草丛中、山中冒出一一种并不十分显眼的小花。我好奇地问奶奶:“这是什么花?”奶奶告诉我:“这是野菊花。”野菊花是大自然对人们的馈赠。奶奶喜欢采摘新鲜的野菊花,带回家晒干,之后放入枕头中,再用针线缝好口,这就是菊花枕。乡间的夜晚是安静的,我枕着奶奶制作的菊花枕,总是睡得很香。至今,漫山遍野的野菊花金黄灿烂,随风起伏的景象依旧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。而奶奶的菊花枕,时常让我怀念起她对我的好。

时光总是匆匆,到了上学的年纪,我离开了奶奶,跟父母住到了城里。那个时候,城里是很难看到菊花的,而专心学业的我,也无暇关注。对菊花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和认识,缘于参加工作后压力大,我经常上火,母亲得知后,经常泡一杯菊花枸杞茶让我喝。晶莹的玻璃杯中,雪白的菊花配上鲜红的枸杞,初尝起来略有苦涩味。苦味过后,便有大片大片淡淡的甘味在舌尖蔓延,如同秋天踱过黄色的原野,和暖的阳光中漫着干爽的苦香。还别说,经常饮用后,我牙龈上火和嘴角起泡的症状消失了。后来,

我从专业书籍中得知,菊花是一种寒性食物,具有清热除火、降血压、平肝明目、安神等多种功效,而菊花枸杞茶是养眼的好茶。也就是从这时起,我对菊花的认知已从观赏价值上升到药用价值。

早几年,我搬进现在住的新居。新居装修好后,妻子提议买些装饰画作墙面背景,我一下就想到了菊花。我喜欢菊花,源于其金黄灿烂之美,更爱它独有的风骨,敬佩其高尚坚强的情操、坚贞不屈的品格。梅、兰、竹、菊,自古就是中国文人心目中的“四君子”。菊花不仅是中国文人人格和气节的写照,且被赋予了广泛而深远的象征意义。自从被陶潜先生垂青之后,菊花就成了“花之隐者也”。

国人有重阳节赏菊的习俗,菊花自古就是文人笔下之物。唐孟浩然《过故人庄》:待到重阳日,还来就菊花。在古神话传说中,菊花还被赋予了吉祥、长寿的含义。而今,我不由自主吟诵起毛泽东《采桑子·重阳》:“人生易老天难老,岁岁重阳。今又重阳,战地黄花分外香。一年一度秋风劲,不似春光。胜似春光,寥廓江天万里霜。”这更是象征着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豪情和高尚情怀。

金
秋

汤
青
摄



神往九龙村

江峰

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”

这句话用在九龙村再合适不过了。位于柯城之南的石室乡九龙村依山而建、依水而生,三个村庄相连、民舍林立,地方不大,却是山清水秀、人杰地灵。

九龙村因九龙山而名,山势不高但林木丰茂,郁郁葱葱的树木长满整个山坡,一条小径深入其中,目不可及,曲径通幽之妙令人向往。山中物产丰富,野果遍生,树枝上有棕色的毛栗、黑色的乌饭、红色的金刚子等,地上有紫色的地壁、青色的地衣,地下有何首乌、黄精,还有数不清的各种中草药。人在山中,三天无粮而不饥,说九龙山是座“宝山”也不为过。

九龙山谓之九龙,想来必有神奇之处。相传远古时期,一群仙人去给龙王拜寿路过此地,见山势喜人便落下云端在此歇息。神仙们吟曲作诗、品尝野果,好不自在。其中两位仙人正在执棋厮杀,没想一场大雨落下,为避风雨,他

们只能飞往烂柯山上的天生石梁下继续对弈。神仙在九龙山下棋无人知晓,换到这里后,被同样进来躲雨的王质遇见,由此便引出王质遇仙的故事,揭开了烂柯山传说的秘密。虽然九龙山并未像烂柯山一般闻名于世,但它如同一个温雅的女孩,不计名利,依然默默地伫立在九龙村的身旁,守护着这里的黎民百姓。

有山便有水,九龙村沿乌溪江而建,蜿蜒如龙的江水伴村而过。

汨汨水流带走了无数光阴,滋润了这一方天地。谁能想到,平静的乌溪江在历史上曾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。据记载,从南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,乌溪江共发生重大洪涝灾害58次、重大旱灾68次,流域两岸生灵涂炭。为了治水,一代代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。新中国成立后,国家决心治理乌溪江,束缚住这条“恶龙”。

1951年,新中国水电建设的摇篮、浙江第一座中型水电站——黄坛口水电站开始建设,小小的九龙村迎来了辉煌。一时间,全国各地的

人们汇聚此地,甚至还有苏联来的专家。建设者们开山挖土、人担肩挑,对未来的憧憬点燃了心中的热情。厂房、仓库、宿舍、办公室一一盖了起来,九龙村从未这么热闹。为了建造这个电站,九龙村作出了无私的奉献:村民们舍小家为国家,交出良田百亩支援后方建设,而农户要到十几里外的干塘畈去种田,往返一趟要走3个小时的路程。村民们的付出得到了建设者的尊敬,在这激情昂扬的岁月里,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质朴而亲近,大家互相帮助,成为了一家人。经过几年的艰苦建设,1958年,黄坛口水电站正式建成投产,发出了第一道电流。从此,乌溪江变得安静了,电力输送四方、库水灌溉良田,这条肆虐千年的“恶龙”终于被人类的力量制服了。

随着历史的前进,昔日的建设者们陆续离开了这里,九龙村也慢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今天,沿村而上,雄伟的水电大坝屹立在道路的尽头,雄伟傲居,守护一方平安。



情
深
深

李
陶
摄